

洞冥記

英國斐魯丁原著

閩縣林紓同譯
靜海陳家麟

第一章

斐魯丁曰。一千七百四十一年。十二月一號。余之靈魂。竟脫然越。吾軀殼而出。時余臥病於器波沙得中。暈逝久矣。覺此魂飄飄然。初無可著。然尙未飛越。卽行久之。覺體已冰涼。而吾魂將凌虛而起。然口閉。魂不能出。兩眼者。身中之二窗也。此時窗亦嚴閉矣。欲力開其眼而看護婦。則以巾羈之後。此忽覺有一線之光出吾頂上。余憑此光線而上。則魂悠悠。自鼻孔出也。旣出。則暢然美滿。空氣新鮮。如囚人坐監四十年。一旦釋其縲綈。樂乃無藝。舉目四盼。

見吾友吾戚。已行出尸寢之外。爭趨樓下。詳究吾之遺囑。但見有一老嫗。嚴守吾尸。且假寐如已中酒。余見窗門四闢。余卽越窗而出。顧乃不能飛。然自樓上墜落委地。如塵初無所苦。且一踴竟至數丈以外。厥狀亦等於飛。越跳躍未遠。斗見一人。衣棉半臂。項掛花圈。左手執杖。其人似曾相識。一時竟不能省記。其人忽呼我。問脫離軀殼幾時矣。余曰。爲時僅耳。其人曰。爾勿留此。此間爲橫死人之區。若善終者。不宜留是。速趣陰曹。余曰。陰曹安在。其人曰。此間有逆旅。門外有車。趁車卽是。吾爲司事之人。大抵爾尙未知吾名。吾卽毛鳩雷也。余曰。知之。吾在遊戲之場。曾觀玉照。余言後毛但一笑。引余前行。竟至倭委克小巷。毛停趾。指示一家。言曰。爾至彼間覓車可也。語後自去。余至一逆旅之前。見一公車將開矣。余

至時衆亦不問。彼此心照。咸知其爲新死之人。車人曰。吾馬力恐疲。且車擠。不能更坐一人。余視車上。已有六人。六人咸曰。尙有餘地。不妨相容。余謝之。昂然登車。車轡轡行。此六客中。亦有女人。不冠不飾。其載車之重。三女亦僅抵兩男子耳。讀吾書者。當知車中人服飾。及車馬之式。咸異於人間。車極輕便。其雕鐫之細。幾爲目力所不能辨。馬極騰奮。車人生前。亦習於馭者也。車遂隆隆而前。道里則不可辨。

第二章

人間咸言。人之鬼魂。同於貓頭鷹。恆以夜見。卽夜間亦往往爲人所見。因是之故。陽人夜行。恆以燈。冀與鬼避。亦不願見鬼。然老黠先生曰。鬼之見形。不必夜中。卽白日亦足見之。余行時。天黑如墨。

卽同車之人。面目亦不可辨。車行旣遠。車中人始相通問。以車初上道。衆皆假寐。而余幸未困。見對坐之人。忽張眼。余先曰。天氣奈何沈黑至此。對坐者曰。匪惟沈黑。而且嚴冷。然吾已脫軀殼。則冷煖由他。想足下適自煖屋中來。或覺冷耳。余曰。足下之死。出於何病。其人曰。吾爲人殺斃者。余曰。足下旣爲人殺。胡不追逐殺君之仇。往索其命。其人曰。吾無是權力。以法律言。固宜橫死者。今簡言之。蓋庸醫誤藥。以致命者也。醫生以吾天花。防傳染於人。故以藥殺我。以絕其根株。語至此。旁坐一人。忽大呼曰。汝天花死耶。吾甚畏此病。不願與之同車。吾生時幸備百種之法。嚴避此病。今幸不以此死也。此人一呼。車中人皆醒而笑。此人聞人嘲笑。卽亦自慚。言曰。諸君勿笑吾癡心。尙以爲未死。死人又何畏天花者。余曰。然

則先生物故。亦必天花。不然。胡哀嚇至此。其人曰。否。吾生時。未有此病。長日省省虞此。及死。尙有餘懼。方吾生時。力防傳染。至足不履。倫敦者三十年。後此有要事。卽吾畢命之前五日。始至倫敦。至之明日。爲友人延飲。吾謝不往。以其夫人天花新愈也。後此飯於他處。食蠅子逾度。因而同附此事耳。復有一人言曰。吾敢質言。車中諸友。萬不能知我爲何病而死。余意欲與之攀談。卽曰。尊患旣別於衆。衆何由知。胡不自陳梗概。亦足增吾聞見。其人曰。吾爲榮耀過度而死。余大愕。不解所謂。其人曰。吾與人決鬪而死。復有一人曰。吾於去年夏間種牛痘。幸未斃於天花。自以爲樂。百病無憂。乃不數日。竟中風寒於跳舞會中。以寒熱往來不已。乃畢命於昨日。語至此寂然。蓋最後所言者。一婦人也。已而天明矣。此婦人之

旁。尚有一婦。此婦問曰。爾以何病至此。答曰。吾病瘵耳。二醫不明。吾病而爭。其旁尚坐一婦人。再叩以死法。則此婦微偏其口。似謂己之死法。宜人人知之。何爲見問。蓋其狀態至得。以爲人間無樂。不如死。休又墜行爲人所輕。今瞑然歸陰。則百醜俱蔽。所以轉生樂意。余觀首先發問之婦人。風貌旣佳。舉止尤落落大方。余不期生其憐愛。顧愛則有之。至於淫邪之念。則已泯然無存。於是復談生人之事。冷眼觀空。一無執著。然亦微微有戀生之思。美婦人曰。吾所戀戀者。夫子耳。語次。顏色頗形慘沮。而決鬪之人。亦頗悔性質之烈。此時忽覺有凶臭之氣。入諸鼻觀。車行愈近。臭乃愈凶。中有一人。開車窗外盼。則已至一大城鎮之間。語未已。車已近關。車人告余。此爲病城。道至平坦。特氣味劣耳。城外酒館歌樓林立。歌

樓之上。美人出沒倚闌下盼。飯莊之中。珍錯羅列。旣入城中。則淒寂動人。道無行者。間有所見。則老嫗爲多。忽見一老人。精健而倚杖。顏色甚戚。衆咸不欲居此城中。乃吾車不期入一逆旅。衆亦不能不續續下車。

第三章

旣入店門。似本日不能首塗。必留宿於此者。逆旅主人。忽入言曰。新鬼經此。必晤病神。其所以宜行通謁者。不病胡由得死。余曰。然他人如是。吾亦遵率而行。主人曰。善。吾當遣人爲導。主人未行。忽見道上所遇之健叟。其來也可三數輩。此卽城中司事之人。以杖爲憑信者。余輩通名後。擬隨之入謁病神。乃此數叟。忽互相愕顧。飄然自去。余怪其無禮。卽呼逆旅主人問狀。主人大笑曰。諸君胡

以不授以金錢。此陰中陋規也。余聞言不解。且曰。吾新死人。安能懷金錢而來。且陰中又安用此。主人曰。否。吾未明言。此吾過也。在法宜先送君輩。見司姑雷迫。一見此鬼。可以盡情需索。余曰。此鬼何慷慨至是。吾徒手空空。安有假資之權力。且吾深知司姑雷迫愛惜一先零。如其性命。胡能假資於不相識之人。主人曰。惟其人吝惜於生前。故罰其在此。開一銀行。凡新鬼假資。義無不允。此上帝示罰也。此銀行卽其生前刻剝之故。故上帝令在此。每日耗一先零。使之空無所有。然後再落人間。爲七十年守財之虜。死後化而爲豬。受宰於人。使寸虜不留。則吝性全消。更令爲人。則不吝矣。余聞言大愕。曰。每日耗一先零。胡能濟衆。主人曰。帝令其耗一先零而已。其不足者。帝補之於其財產之本。有者。令日耗其一。以盡。

爲度。余悟曰。此帝之妙用也。然尙不了了。彼日耗一百。則帝何以補其九十有九。主人曰。少須當自知之。試觀其假資之時。痛如刀剗。此正以見上帝示罰之巧。須知被罪之人。臨刑時。往往思欲改爲徒罪。此人臨死。寧舍其命。不舍其財。故上帝令挾其所有入諸是間。此理甚微。今且引君往見此虜。余輩無言。隨主人至一處。案上陳金錢如山。不可計數。余入門時。司姑雷迫一見精神喪敗。知余爲假資而來。主人卽述來意。謂之曰。司姑雷迫爾吝惜鬼也。趣出資。假此善人趣出。趣出否則將以吏來。汝不能狃於人間之蹇態。挾資驕人也。主人遂以行杖指司姑雷迫。司姑雷迫不得已取錢而顏色之慘。乃如喪考妣也。余輩心憐之。乃不多借。而主人以余輩爲廉。卽曰。諸君勿憐其人。恣取之。余如主人言。乃飽裝其金。

錢。至於衣囊皆滿。忽見座旁一人。怒視司姑雷迫。曰。吾前以書捐取其金爲善舉。不惟不答。且封還吾書。可惡也。余遂同衆而出。心念上天之斥財虜。其道乃甚巧。主人曰。上帝故令其人舍財以予人。以痛楚其心耳。此輩生前不舍一錢。死後乃日剋其心頭之肉。如何能堪。道上逢拄杖之老人。逐一入屋。余乃出錢授之。老人大悅。曰。吾可以引君輩觀人之病狀。余輩乃隨老人出視病人。余請老人引余觀疔病之人。以余之死。由寒熱也。老人引余至一所。細問乃無此病。又至一所。則瘵疾也。又行則過花柳之病院。其鄰爲蠱院。於是又歷風癰之院。均不得疔病之人。此時余囊中之金。將告罄矣。而老人亦告疲。悠然自行。老人去後。余復遇一老人。問以疔疾所在。老人沈吟久之。自囊中出片紙。中作數字。余不之識。卽

命余以此紙。至一店鋪中問塗。自有人示爾以處也。余如言行。其店大似市藥之所。店人取紙視之。卽出小瓶無數。傾藥一處授余。卽以紙束諸瓶口。草草作數字。余曰。吾來覓店疾之院。非買藥也。店人不答。仍以藥授余。余慍而出。欲歸逆旅。道中復遇一老人。仍拄杖。余仍予以金。請示其處。老人大笑曰。汝爲人欺矣。此城中無是病。因問余生前事。一一告之。老人曰。此病仍屬之花柳病院中所司者。余與之別。如言往覓花柳病院。已至一處。巍峨如宮殿。門前有馬路。高樹夾之。中有雜花。惟少短耳。所司者引余至一廣堂中。多石象。然皆不完。所司之人告曰。此均當今之偉人。咸死於漁色而成。此殘狀矣。余遂登樓。梯廣而高。樓上懸畫軸於壁。余問此畫爲誰。對曰。此象均名醫與病爲仇之人。余見畫中人。皆作醜形。

似有意點染者。余竟不能辨其貌。已而入一祕室。壁上皆懸美人。美乃無度。然顏色皆含病容。自此室入他室。則畫軸多老嫗。引余者曰。此爲院主人之良友。余視畫中人。曾識其一二。則當時老妓也。余大驚曰。此等人胡爲躡入是間。對曰。此間畫象。無論貴賤。匪所不有。已而至病院。則一女人。瘦而無鼻。面有癍痕。此女人見余起立。卽坐余。爲禮後。女問陽間事。余一一答之。女忽笑曰。此刻人間。仍用湯藥丸藥以止病耶。余曰然。藥力頗有效。女曰。吾不畏此物。人人固怕死。然多不自檢之人。卽有善藥。亦終罔效。余曰。邇來陽間浪遊者。日乃益衆。女聞言悅曰。如是吾亦知之。吾有朋友數人。倡爲背德。午天之言。故沈溺者。日見其衆。而爲人父母者。往往爲兒女定婚。加以專斷。以無愛情之故。則浪子日多。吾院中之人。

數。亦將日躋。正坐談間。女神之三女同入。長者名利掙拉。次名赤拉注。又次曰司考夏。三女皆醜。然頗溫雅。三女面母。均不加敬。出後。女神謂余曰。此三女甚無禮。吾加以恩意。彼終弗馴。卽恣其所欲。咸怏怏無歡。余知生人處家百口不能分析。卽興辭。旣歸逆旅。見同來之人。已一一登車。余與主人爲別。後車鱗鱗上道而去。

第四章

車行彼此無言。余忽問諸人何適。因述余之所遇。中有一女答曰。此拄杖之人。一無情慳。好愚人。也。言次。忽曰。垂至一府矣。余問車人是府何名。車人曰。死府也。府外華麗已極。建築爲高習克時形式。旣高且敞。以黑石爲垣墉。其光奕奕。牆外均高樹。其密乃爲陽光所不能漏。府沈沈如墨。苟非處處張燈。則洞黑不可辨路。燈光

既亮。作黃金色。厥狀甚肅。隱隱聞有風聲。雜水聲而至。余淒然起。慄而車已停於門外。吾輩當入謁死神府中。兵衛羅列其嚴肅如帝王之宮。余歷數處。始至一廣殿之下。其上有巨梯。梯旁有侍衛二人。毅然有威。此宮外觀多陰慘氣。入時轉見華美。且兵衛雖多而默不聞聲。然人人顏色咸露悅豫之象。無悲戚之容。余緣梯上羣房密布。壁上懸戰圖。余且行且觀。思欲得威靈吞戰拿波倫時陳迹。蓋余生平極佩威靈吞。故欲見之。侍衛告余。此間未有是圖。復前行。別至一室。門外已聞繁雜之聲。時死神未至。伺者紛集。故聲雜而囂耳。余見室之西隅。方有二人密談。一冠四方之冠。作黑色。其一人衣紅色之繡衣。有人語我。此二人爲陽世之間官。余遂細辨此二人口語。蓋方爭論。一曰。爾縊死幾人矣。其一曰。爾燒殺

幾人矣。余聞二人之論。亦不能定誰者殺人之多寡。言次鬼王入矣。王之左右。有二人夾侍。左次之人。則武健而慙。右次則丰神奕奕。一美丈夫也。余去鬼王之座甚遠。王作何語。亦不之聞。旁有一衛士。告余以新來之人物。顧此衛士。面容慘淡。然吐屬甚恭敬。無官中之惡習。復指二三人。稱爲土耳其之皇帝。而狀亦謙冲。不似生時之傲兀。復見羅馬諸帝。亦來謁王。而羣鬼中。獨不見有業醫者。余問衛士。衛士曰。羣醫已往病城研究病鬼。且欲令其魂魄消滅耳。忽見一人。盛服而入。狀似皇帝。余驚問衛士爲何人。衛士曰。是當日最著名之庖人也。余此時進面鬼王。以口親王之手。王勿勿作數語令退。王亦罷朝。余出視同來之人。亦將登車前進。余亦不戀是間之繁夥。毅然隨衆而行。

第五章

車行至考西塔河之次。遂下車登小舟渡河。河上無車。衆始步行。路上遇數鬼。將投生人間。前行之二人。則彼此接臂。密談甚親。過時。卽有人語余曰。此二鬼者。一託生貴族爲公爵。一則爲人御車耳。余此時人間之思慮尙存。以爲貴賤分殊。不應接臂同行。爲之太息。御者笑曰。固哉此人。須知公爵固貴。然得悍婦爲偶。終身不振。吾雖爲人御。幸無妻子之累。然脫然自在也。余亦爲憬然。復前行。道遇一人。顧盼自雄。似至狷傲。余好事。欲知其投生何所。卽前問之。其人曰。我入世得聰明之質。且有十萬鎊之產。且得美名。故自肅其容止。俾託生時。方能出乎人上。其人過後。有一巨羣之人。沿路嬉笑而來。余以爲此等人入世。必享佳運。詢之。則一羣丐者。